

▲朱盈旭 散文作品

小螺姐姐

小螺姐姐捡来干松枝烧茶，煮鸡蛋，顺便撕了几片榆树皮回来捣成粉末。午饭做了野葱花杂面烙饼，里面卷了厚厚的猪油，掺了榆树皮粉的杂面饼，吃起来劲道。

院子里满是松枝的清香。

小螺姐姐又到老屋后挖几把野菜，煮个清苦苦的汤，拌个绿莹莹的凉菜。爹爹朱先生照例是烙饼就热茶。小螺姐姐先给他泡一壶老茶。茶叶粗糙，爹爹不讲究，有茶喝就行。

一辈子书卷气的爹爹就爱喝个热滚滚的茶，酽酽的，中药汤般的苦。茶盏也不讲究，一只搪瓷缸子，似乎从未刷洗过，积着厚厚的茶渍。

茶叶是小螺姐姐拿鸡蛋换的。鸡屁股真勤快，担负着油盐酱醋茶的使命。素日里，谁舍得炒上一盘金黄清香的鸡蛋吃？日子不过了吗？煮里谁有个头疼脑热了，顶多拿一个鸡蛋冲一碗鸡蛋茶罢了。

小螺姐姐十四岁开始就掌管着一家子柴米油盐的事。日子清贫，诸事都需要精打细算。老话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必受穷。

小螺姐姐挖野菜当粮。一年粮半年菜嘛，庄户人家都是这样过的。小螺姐姐采染草染衣。给娘亲染明蓝，给我俩染靛蓝，给爹爹染草灰，给弟弟染皂黑。

靛蓝布是穷人家女儿做衣裳常用的布料。把男子们的衣裳染成灰黑色，工序简单。皂角、鸢尾根、五倍子，把长长短短的老土布摞进染缸里，染得深深浅浅的，都不计较。乌柏叶、枫香叶，也可以。

少年的我，喜欢月白色。可小螺姐姐染不出。

她只好从吱吱嘎嘎的织布机上裁下一段白粗布，浆洗，捶打。直到把一块布捶白捶软。做一件斜襟小布衫，初雪一样的白，云朵一样的

软。穿身上，洗一水，更白一些。

可我偏喜欢月白。小螺姐姐问我月白色到底是一种什么白，我也说不清。只觉得是比早春晚风里的杏花还要淡的白，比雨中梨花还要凉的白。极清新的颜色，水润润的，含着薄薄的忧伤。

就像《红楼梦》里妙玉穿的那件。月白色的素绸袄，更贴合她幽幽冷冷的心情，衬得整个人寥落得只剩一股凉薄的仙气了。

我把那一段细细读给小螺姐姐听。她难得安静，难得温柔。沉默片刻，抬手抚弄我毛发稀黄的小脑袋，幽幽叹气。她说，姐姐不是喝风吃露的神仙，造不出月白衣裳。人家妙玉一件月白袄，配有青缎边边的坎肩，秋香色的丝绦，印有淡墨画的绫裙相配。道姑，也到底是富贵人家的道姑。

“咱是穷人家的孩子。小六呀，你就读书求知吧。”语气里有隐隐的悲伤。而这种悲伤非但没有令人颓废，反而透出一种辽远的张力。

略微停顿，她又豪气万丈，手掌一挥：“发奋读书罢！唯有读书，才是人间最好的事。姐不信，小六这般聪明的脑瓜，还念不出来？别说一件月白的衣裳，将来会有多少好东西呢！”

月亮升起来，清白圆润，像《红楼梦》里脸若银盆的美人宝钗的脸。我歪头看身旁的小螺姐姐。溶溶月光下，她脸若银盆，眼若水杏，美好洁净，可亲可爱极了！晚间，为了省灯油，小螺姐姐点燃松树枝，男孩子们屋里一把，我俩屋里一把。

松油滋滋滴落，松脂散发出缕缕清香，屋内古朴安宁，简直像远古时代。我和哥哥们专心看书。小螺姐姐陪着绣花、纳鞋底。她时不时站起身，针线活撂在竹筐里，这屋看

看，那屋转转。续松枝，添茶水，俨然是个古代公子小姐书房里的丫鬟。

素日里，小螺姐姐在奶奶嘴里千般不是万般不好，在我心里却是最仁厚厚道的。辍学，务农，撑起半边天，倔强地帮扶爹娘供弟弟妹妹读书。她时常说自己脑子笨，念不出来，弟弟妹妹聪明，个个是读书的料，出息大着呢！

小螺姐姐这样的质朴女孩，在乡下有很多。她们是泥土里的珍珠，只要拂去泥土，哪一颗都晶莹剔透。

爹爹和娘亲早早在堂屋熄了灯。小螺姐姐不让他俩点灯熬油闲聊。说日子不可细算，灯油钱也得从鸡屁股里出。

娘亲嗑着葵花籽。爹爹抽着小烟袋。偶尔，爹爹咳嗽，很剧烈。娘小声劝：“烟叶子不好，明天让小螺换些好的回来。不抽了吧，给一把瓜子磕着？”

爹爹披衣坐起，歪头往窗外看。突然，他孩子般欢欣起来：“杨三姐，你看！今儿月亮真大！十六了吧？篱笆院的花花草草，此时美得像做梦。”

娘听他抒情，低头抿嘴偷笑。爹爹是一个农民，更像一个清贫书生。读过书，教过书，禀性恬淡。倘若生在富贵人家，定然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般的一流品性。可是他终日稼穡，粗茶淡饭，日日辛苦为稻粱谋，却乐哉未矣！

月光温柔倾泻，让人分不清长在爹爹头上的，是白发，还是月光。

娘捞起床头的旧衣披上，眼睛往外瞅。娘也欢喜起来，说道：“可不是！日子过得真快，抓也抓不住。朱先生，你看见了没？东篱角落那一簇栀子又新开了一茬。小桃红也开了，马上可以染指甲了。快

看，风铃草也开了！呀！蜀葵、龙船花都开了！他爹，端午节快到了。”

月亮真神奇！它把寡言的爹爹变成浪漫诗人，也让娴静的娘变回了活泼的女孩。

小螺姐姐在庭院里碎碎走过。她两只手握着一把新燃的松枝子，往弟弟们的小西屋里送。披着的靛蓝色小衫快滑下肩头了。她披垂的头发，在月光下泛着光泽。探头看月亮的爹娘，眼前走过女儿不知疲倦的身影。二人不由得心上一疼。

娘缩回身子，半倚半坐，细细叹气：“唉！过了端午，小螺丫头就满二十二岁了。一般大的姑娘都抱着孩子回娘家了。咱不能揣着私心，总留她在家做活。这个家，有操不完的心，干不完的活，难不成霸着她一辈子不出嫁吗？”

爹爹不言语，望着月亮出神。沉吟良久，一阵咳嗽声，砸得月光跟踉跄跄。夜风卷来，花影摇曳，他的步履也不稳。

花开如沸。都是小螺姐姐的花。小螺姐姐细心细如发，把花朵侍弄得简直像鲜嫩明艳的小美人。

《红楼梦》里有个紫鹃姑娘，痴心侍主，把潇湘馆当成自己的家，把林黛玉放在心尖尖上。小螺姐姐何尝不是？这月光下的篱笆院，一草一木，一花一鸟，爹爹娘亲，弟弟妹妹，哪一个不在她心尖尖上？她像紫鹃一样，又忠又痴，操碎了心。紫鹃只为一入，小螺姐姐为一家人。

小螺姐姐走出小屋，步至鸭圈，拴牢栅栏。月华柔柔覆下，一院子的花都开了，香气缠进风的骨头里，缠进月色里。靛蓝衣衫的小螺姐姐走在如水的月光里，发髻是清香的，衣裳是清香的。她停下来，俯身掐一朵龙船花。人和花木，都在《诗经》里了。

在方言中认识大连，解读海洋文化的真谛

——读董晓奎《连语寻趣·大连方言》

沈文军

望我的“草帽诗”，那份厚重的拥有感、那份诚挚的情怀，也许只有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才能体会、与之共鸣。方言是一己情怀吗？并非如此。如今乡愁这一命题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层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面对这份时代命题，需要作家付出辛勤劳动。

地处东北的大连，它的方言从何而来？翻开中国方言地图，胶辽官话就像一座跨海桥梁，把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紧紧连接在一起。语言学界公认，地处东北的大连，与山东烟台隔海相望，当地方言和烟台话最为接近；有人调侃说“大连话是坐船来的山东话”，这句话里带着几分调侃意味，却道破了大连话与烟台话同属胶辽官话连片这一方言分区的事实。而形成这个事实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迁移，直白地说就是“人过去了，话跟着走”。回望历史，山东地区人多地少、灾荒频发，从清代开始，“闯关东”移民浪潮，把胶辽官话带到了大连地区。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显示，大连总人口中，山东人后裔占到60%左右；若按籍贯推测，现代大连人约有80%是山东籍。

大连人把裙子叫作“布拉吉”，把衬衫叫作“挽霞子”，这两个称呼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让我这个南方人倍感新奇，它们究竟从何而来呢？董晓奎借这两个方言词条，细致又深情地追溯起大连这座城市的历史。她首先说明《新华外来词词典》对“布拉吉”有明确记载：一是指连衣裙；二是指一种西式甜点，比如核桃布拉吉、摩卡布拉吉等，两种语义都源自俄语。接着她这样写道：“20世纪50年代，大连街头经常能看到苏联军人，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边走边唱，小孩子欢快地跟在他们身后跑。在苏联专家居住的地方，黄昏时分常见苏联小伙子坐在窗台边弹唱，悠扬浑厚的歌声在暮色中格外入心，女孩子身穿布拉吉翩翩起舞，这番良辰美景深深地刻录在大连人的心底，成为他们对那个时代最为深情的回忆。以‘黑灰

蓝’为主色调的年代，布拉吉的柔美俏丽带给大连人的悸动，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依然可以清晰感知。美的启蒙是从布拉吉开始的，布拉吉润物无声地更新了大连生活的审美观。”原来，大连方言中这些外来语，其来源主要是日语和俄语，这不仅是因为地理位置相近，更有深层的历史原因。大连曾被沙俄占据统治约七年，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殖民地，统治长达四十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这座城市再度由苏军接管。在漫长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量日语词汇渗入民众日常生活，以外来语的身份扎根于大连方言之中。久而久之，不少当地人将其视作本土土语，渐渐遗忘了这些词汇的外来渊源。如今老一辈大连人依旧会将衬衫叫作“挽霞子”，常说“天儿凉嗖了，套件挽霞子吧”。

董晓奎深入挖掘史料文献，发现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时期涌现了一批新方言词汇，这些词语正是那段屈辱历史的深刻印记。比如“苦力车”，也叫“红皮车”，因车身通体涂红得名，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往返寺儿沟至西岗，专供底层劳工乘坐的有轨电车；比如“割脖子”，被撤职、辞退的意思；比如“大米包”，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把大米装在草包的形态，形容一个人胆小怕事，懦弱无能，纯属草包；比如“拿片子的”，日本军警宪特机关雇用一批中国人做暗探，在上述机构挂名便享有津贴，对外活动时持有其主子的名片，被老百姓称为“腿子”或“狗腿子”；比如“水袜子”，中国劳工穿的一种带鞣儿的胶鞋，有分叉与不分叉两种，多在有水的地方劳动时穿用；比如“磨吉”，以黏大米为原料制作的一种食品，有带馅儿的，也有不带馅儿的，形容说话办事拖泥带水，黏糊不清；比如“半拉子”，出身贫寒的孩子读不起书，十几岁时被送到工厂当学徒或到农村当帮工。他们衣单食薄，饥寒交迫，身子骨还没长成，不能顶一个整劳力，故称之为“半拉子”。

董晓奎以散文、随笔的手法解

读大连方言，她不仅在史料文献中爬梳剔抉，更潜心研习汉语语言学专家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大连方言中留存着大量外来语，至今仍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学者游汝杰对这一现象有这样的解读：“汉文化的宽容性使它能容纳下古往今来的种种外来文化和相当数量的外来词，同时汉文化又具有极大的消融力，善于将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加以消化改造，变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在我的印象里，大连是一座浪漫之都，但真正让我读懂这座城市的，既不是长篇小说，也不是史学著作，而是董晓奎的这部方言文化著作。她以“四两拨千斤”的巧妙笔法，通过方言向读者道尽了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着实令人赞叹。

谈起写作体会，她说，研究方言文化这些年，我发现自己骨子里多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定力和耐性，这是我的偏得与幸运。我完全能领会她的这份感受：时代发展太快了，科技的介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颠覆了我们以往倚重的生活经验。有这样一个题材，能牵引着我们时常转过身回望，而非不管不顾地一味向前奔跑，跑一路丢一路，这难道不算是一种幸运吗？

认识一座城，有人漫步街巷打量它的样貌，有人翻阅史书探寻它的过往，有人遍尝美食品味它的味道，董晓奎却给出了另一条更直接的入口：听它说话。方言是城市的活化石，也是城市性格的写真集。大连话上口快，自带一股热辣劲儿，直白亲切，不矫揉造作，不拐弯抹角，满是趣味与幽默，素有“海蛎子味”方言之称。读罢全书你就会明白：大连人的仗义、爽朗、幽默与骄傲，早就一个字一个字地焊进了自己的乡音里。读《连语寻趣·大连方言》，就是在方言里认识大连。听懂“海蛎子味”里的精气神，你就读懂了大连海洋文化的真谛——那份开放与豪迈融在声音里，像黄渤海的浪涛一样奔涌，像这片土地的文脉一样绵长。

匆匆（组诗）

杨攻玉

金黄的落叶

甬道边，落满一地的银杏叶
金黄的，柔软的
风吹过来
仿佛，沉浸于花丛的蝴蝶在春日
翩然

“秋日总是这样”

你说
有时决绝
有时，又会送来些惊喜
就像，花落了
万物却越发繁盛

或者，一个人走了

另一个人又来

匆匆

月色缓缓流淌着
而那个徘徊在月色中的人
突然止住了脚步

她想起某个清晨，阳光轻柔
风吹过来，将杨柳
那才爆出嫩芽的枝条 慢慢
摇动着

也想起夕阳下
所有的花枝都抱紧自己即将凋谢的花朵
匆匆，走进晚风

当她想起自己时，伸手
从鬓边摸下了
一片月色

白鹭

看见那只白鹭了吗，在黄昏时分
在稻田里
它飞过寂静的老屋，往河边去了
而河水缓缓流淌着

此时，等候许久的萤火虫
从草丛钻出，一闪一闪地落在
河两旁的野芹菜、丝茅草、以及
儿时的梦里

而我要说的是，老屋边的一棵枣树
很老了
可它仍繁盛葱茏，结满了枣子
仿佛，在期盼着什么
晚风顺着河水而来，吹得枣叶
哗啦啦作响
然后，又轻轻离开了

又见瓜田

当鸡鸣，狗吠，牛哞，说话声……
一声又一声地
在绿意盎然里，在我们明亮的过去
响起

那些熟透的瓜，就翡翠般从
我们年幼的
笑声中，蹦出
透着脆生生、甜丝丝的香
淹没了，那个夏日

田里的婶子们扶了扶斗笠
抬起头来
一道阳光照在她们
微翘的嘴角，也照在
我泛白的鬓角和
这个日子

夕阳

你眯起眼，看着从指缝间漏下的
夕阳的余光
清冷的、温暖的，有令人满足的
颗粒分明
就像成熟的谷子，在老年时
眉宇间的沉稳

而年轻的蒿草长起来了，蓬松茂密
席卷了，整个季节
牛羊陷进去，不见了头角

“好一个风吹草低”
你伫立许久，终是笑着
伸手拂去
那些已经消散的余晖
转身离去了

三月说雨

这是三月
草长莺飞，万物葱茏
一场细雨，适时而下

朦胧中，微风拂过水面
扯碎了
几朵落花、一些牵绊
然后飘入了
某个人的窗棂

你轻轻地说起
一些伤心的、开心的事
一些过去的、消失的人
我却忘记了

唯有几只燕子，仿佛去年般
依旧从窗前低低飞过

